

上官鼎武侠小说集

绝招剑

上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5-53A-7

44·568
丁25
=1

上官鼎武侠小说集

之一

绝 招 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新登字 004 号

绝 招 剑

上官鼎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4 字数 48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~3000 册

ISBN7-204-569-5/I·218

定价：39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雪地里，一少年长跪少林寺门前，心事重重，两眼中充满着仇恨！

十年后，七星剑出，玉扇长剑二上九龙，三闯少林，禁宫屠戮，大破“太阳魔宫”，报得杀父杀师之仇……怎奈天生精神，恩恩怨怨，到头来终禁不住河东狮吼。

雁荡山上，青楼小屋，武林娇娃以身相诱，却原来江湖至宝天地经典在她胸儿之中；春心暗动，义结金兰，疗伤时却发现乃一二八佳人步天峰头，美人在抱，忍不住心境荡漾，险些遗恨终生；千年雪莲，暗托芳心，怎奈情郎到处留情，万念俱灰时举剑欲杀，却不料一阵热吻，终投怀送抱……

无敌剑客，七星绝招，少林寺前一剑诛魔，虽功成名就，是为天下第一人，但随即归隐江湖，带着南龙、北凤、东主、西君四美共结鸳鸯之盟，扬帆海外……

目 录

第一 章	念善之患	1
第二 章	学艺下山	3
第三 章	下山之遇	25
第四 章	巧遇恩人	45
第五 章	赴京报仇	67
第六 章	城内之战	85
第七 章	盗窃生涯	107
第八 章	伏义之举	147
第九 章	情意绵绵	161
第十 章	寻藏宝图	181
第十一章	夺取之战	201
第十二章	如意算盘	213
第十三章	研究图案	233



第一章 念善之患

二月的天气，晨风是异常的刺骨，天边的雪断断续续的下了三四天，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样子，放眼望去，大地到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。

雪！像是要把人间一切善恶、恩怨都给笼罩起来。

当！一声宏亮的晨钟，唤醒了大地，却又开始带给人们无穷的是非。

嵩山少室峰上有一片红墙绿瓦，远望殿宇连云，这便是天下闻名的少林寺。

这时寺内的僧侣们，已经是起来做早课的时候了，院内身穿各色僧袍的大小和尚们，又开始了这一天的忙碌。

怪！每当他们路过院内的大门走入寺殿时，都对那门投以各种不同的眼色，有怜悯、有愤恨、有不平，更有的是讥讽。

奇怪的是，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两扇紧闭的大门，门上的油漆，大约是年代日久，终年浸在风雨中，所以色彩早已脱落不堪。

但由于门的高度和它的面积，并未因褪色而影响它的雄伟与庄严，他们的眼光好像能够穿过那厚厚的槐木大门，看到门外的另一个世界似的。

“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。”这声音听来是如此的沙哑、坚定细弱和凄惨。那两句话不时由门外传入到院子里。

雪已是堆积尺余高，而这时却有一个八、九岁左右的童子跪在寺门口的石阶上，雪已把他胸部以下的身体埋没了。

看样子这孩子至少跪了约有二、三天之久的光景。

“我要报仇！”这声音就是重复不停的由这孩子嘴中传出，令人听来肝肠欲裂。

约过半盅茶的时间，“吱！”的一声，大门已打开，孩子连忙抬头，只见门内走出一个中年和尚。

这和尚穿着灰色僧服，胖面大耳，两旁太阳穴微微隆起，巨目含威，熊腰虎背，好一个雄伟的身体，腰带束着青布带，斜斜接着一对铁鸳鸯胆。

这时孩子早已伸出两双小手，紧紧的抱着中年和尚的脚不放，口里仍然道：“我要报仇！我要报仇！”

声如杜鹃啼血，惨绝无比，大和尚的两道浓眉，也不由为之—皱。

第一章 念善之患

片刻，孩子已静下来，想来大约是精疲力尽，无力再嘶喊了。

这时和尚才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僧名叫悟尘，奉本寺掌门方丈之命，劝小施主下山回去，小施主请起！须知佛门虽广，但却不渡无缘之人。”

这孩子似懂非懂的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”慢慢的站起来，但脚早已麻林不仁，无法支持，刚站起来的身子，不由又要摔倒，悟尘大袖微挥，只觉一阵劲风托在孩子的身上，才算助他把身体稳住。

这孩子起来后？微微看了悟尘一眼，含恨道：“好！好！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烦请大师转告贵寺方丈，十年后我柳梦龙倘若仍然活着，定必前来贵寺谢这拒人千里之外的恩惠，以及这风雪中三日长跪之情。”

说完转身东倒西歪的顺着小路下山。

这一下到出乎悟尘大师的意料之外，他摇摇头，叹道：“善恶俱在一念中，多积善因，自结善果，善哉！善哉！”

不一会已不见孩子的身影了，大地仍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悟尘忽然想起，这孩子已经是三日未眠未食，又在这么大的风雪中跪了三日，恐怕尚未到山下就必不支身死了！

当下毫不犹豫的展开少林寺轻功绝技中的“银河泻地”身法来，身子如天际流星，步履如风吹落叶，直向山下跑去。

星飞丸落，鸟扑猿腾，哪须片刻，早已奔到山坡下，果然见那孩子，人事不省的卧在冰雪中，悟尘一按他脉搏还在跳动，急忙施展“推骨抚穴”活血法，双手十指遍走孩子全身穴道，约顿饭的光景，孩子眼皮不胜其重的慢慢张开，看到自己躺在悟尘怀里，迅速的挣扎而起，向悟尘投了一瞥，一言不发，也不道谢，扬长而去。

自古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，悟尘一念之善，在他十年后龙门单掌斗双煞，祁连山上会人魔时，柳梦龙三番两次相救之情，这哪又会在他现在所能预料到的呢？

且说这孩子一去，十年后苦练成一身盖世武功，做出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迹，但也把武林搅得翻天覆地，更为武林史上写下了一篇风尘儿哀怨缠绵的佳话。

雪，已经停下了！阳光已普照着大地，但遗憾的是并未因此给人间带来光明和温暖。

是是非非，善善恶恶，恩恩怨怨，仍是此起彼落，不断的发生着。

第二章 学艺下山

泰山在山东泰安县之东北方，山势雄秀，古代封禅于此，尊为东岳，居五通之长，绝顶名“玉皇顶”，俯视群山，故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说。

这一年的初春，山中已一片绿意盎然，山崖上下到处都是奇花野树，瑶草吐香，悬崖绝处的飞瀑流泉，交为繁响，真是山清水秀，景物特幽。

放眼望去，绵绵无穷的山峦中，只有一条羊肠小径通到那矗立的陡峭绝峰，那就是全山奇险无比的“日观峰”。

周围白云悠悠，浓雾沉沉，就好像耸立着一根擎天巨柱似的直入云端，在云雾弥漫的山顶上，有一片梅竹相间的树林，林子的中央约有数亩方圆大小的空地。

这日已是酉末时分，眼看夕阳已落，明月初上，只见有个年约八、九岁的幼童，躲在林旁突出的石后。借着朦胧的月色，看到这孩子浑身污垢，衣裳残破，头发散乱，活像是个小叫化，虽然面带憔悴之色，但两双清澈如水的大眼，一眨不眨紧张地盯在前面的林子里。

只见那里有两条身影，来回飞舞扑打着，举手投足间，都带着一股强烈无伦的劲风，扫得梅断竹折。

约摸有一盅茶的功夫，两人忽然分而复合，跟着只听砰然一声大响，两人都跌倒在地，但刹那间随又坐起，闭目养神。

那左面盘脚打坐的是一个五绺长髯，仪容清矍，左肩上角剑柄微露，被风吹动青色道袍，显出道貌岸然出尘，飘飘欲仙之态。

右面是一个长眉垂目，方脸赤红，貌相庄严，白袜布履，身穿月白僧袍的老和尚，看来两人年纪俱在七旬以上。

这时，除了两人急喘声，以及风吹和落叶声外，听不到一点别的杂音，大地是如此异常的静。

顷刻，一声怪笑划破长空，声如鸟鸣，凄凉凉的，令人不寒而

第二章 学艺下山

惊。

那老和尚张开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说道：“牛鼻子，老天总算有眼，使咱们各受内伤，看样子以后再也无法相斗了。”

他惨笑一声，上气不接下气的断断续续说道：“恐怕以后也只有到阴曹地府里再斗斗了。”

另外的那道士也急喘着道：“不行，死和尚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若再不分个上下，即使我死后到九泉之下，也决不会甘心罢休的。”

想来这人脾气之怪，大概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了。

那被叫做死和尚的又惨笑道：“牛鼻子，别再好强逞能了！你的心里比我还清楚明白，我一脚换你一掌，谁也没占着谁的便宜，老实说咱们也别想活过两年！”说着又惨笑两声，声音更加难得使人无法入耳。

停了一会，他又说道：“好！你要是不死心，咱们这就比比兵器，反正咱们是死约会，不死是散不了的。”

说罢又干笑了几声，像是不知何谓生死一样，然后从怀里拿出一柄白色摺扇。

那道士一声不响，只管闭目养神，片刻才睁开眼睛向那躲着孩子的石头看了一眼，然后又闭上双目，过了一会，他忽然说道：“我说死和尚，你可收徒没有？”

和尚笑道：“哈哈！牛鼻子，你寻开心吗？亏你问的好，我要是有时间收徒，哪还有功夫来练武？怕不早已被你解决到阴间和阎罗王称兄道弟去了。”

停了一停又问道：“难道你有？鬼才相信。”

这道士、和尚，方才还打的你死我活，现在怎的你一言我一语的话起家常来，样子活像一对久别重逢的知友，似乎刚才的龙争虎斗，不是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似的。

书中交待，这怀有绝顶武功的道士、和尚，就是数十年来被武林尊称为“南道北僧”的两个武林异人，前者是“魔剑震天南”的清虚散人。

他师出何人，无人知晓，由于出手的招式诡绝，并且以左手使剑，大背武林兵器常轨，又因他人虽长得一表人材，像是得道高士，但却心狠手辣，做出事来，每每超出意外，脾气更是古怪异

常，所以才被江湖称为“魔剑。”

他一生从来不服人，自二十余岁下山出道，横行无敌，所向无敌，早年曾为赌一句戏言，以单剑三上在武林黑白两道惊若鬼神的祁连山“太阳魔宫”，连劈三魔后，声威大噪。

与武当派掌门玄矾子、长白怪客的铁伞关先生、少林寺静真神僧、天山双缺、圣母峰百了师太，以及中原道上的九龙帮龙头帮主毒书生王仲君，合称神州七老。

那时除他外，其余六人最小的也在五旬以上，可见他地位之尊，是无以复加了。

本来这道士、和尚，一南一北，各不相犯，可说是素无怨仇了，他两人数十年的相争，也不过是为了个“意气”两字。

且说这和尚法号上尊下住，俗名古子卿，本为京城书香子弟，早年得一部秘笈，练就盖世绝技，年届不惑方才出家人教佛门。

他出道较晚，为一亡友之事，以一柄祖传玉扇，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，横扫八家镖局，闯出“玉扇闹京华”玉扇僧的万儿来。

这两人偶然在九龙帮主王仲君八十大寿时相遇，一谈之下，互为对方才华倾倒，大有惺惺相惜，相见恨晚之慨，而后八拜结为生死之交，每年八月中秋月圆时，都约好在此泰山“日观峰”上相聚话旧一月。

可是好景不常，大约是道不相同，则不相谋，为了谈论一篇经典之事，意见相左各持一理，两人狂傲成性各不相让，自然打了起来。

于是数十年之争，到今日才两败俱伤，两人为了苦练绝技，自然无暇授徒传技。

这时老和尚一想道士那话里有因，沉默深思一会，忽然头一偏向躲在那面的孩子道：“躲在石头后的人还不快出来！”

语气是冷冰冰的，让人听了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。

孩子冒冒然走出来，只见那两人一面看他，一面还不断点头，孩子走到两个人面前，他们正凝神望着这孩子，一面从头到脚打量着，只见那孩子剑眉星目，鼻如玉柱，唇红齿白，虽然风尘仆仆，但仍盖不住神飞气清之态。

第二章 学艺下山

老和尚打量孩子片刻，然后才开口向左面的道士说：“此子骨骼清奇，的确是百年罕见的练武上乘佳材，不过两眼杀气过重，而且……”

清虚散人冷哼了一声，接着道：“而且一生情孽缠身，是也不是？死和尚你听着，我可告诉你，没人逼你收他为徒，你若是不中意，就留给我一人调理好了，这孩子倒满合我味口。”说完也不理和尚，自向孩子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孩子连忙躬身答道：“弟子姓柳名梦龙。”

这时老和尚早已哈哈笑道：“好呀，牛鼻子，你可会打蛇跟棍上，你放心，反正你我内伤不轻，谁也别想活过两年，难道咱们还会吝啬这点三脚猫功夫不传不成？”

说完又哈哈大笑不已。

散人也笑道：“我要不是可惜你这身武功，死后没有传人承继衣钵，也不激你了。再说现在江湖上隐隐现在杀劫之气，大约不出十年，定会引起武林中正、邪两道大决斗，这孩子虽说满身都是情、杀之债，但也是天意使然。”

这时柳梦龙福到心灵，赶紧上前朝着两人跪下叩了三个响头道：“弟子拜谢两位师父收录之恩。”

散人袖袍一挥，柳梦龙只感到一股劲气，使自己再也无法跪着，只好顺势站起。

老和尚一把把孩子拉倒怀里，一面抚头摸骨，还点着头不停的喊好，然后才道：“龙儿你家住在哪啊里啊？”

龙儿偎在大和尚胸前，抬起小脸答道：“我没有家，爹娘早已死了。”这孩子也不哭，也不把身世讲出来。

原来他在少林寺得了一个教训是终生都不能忘的，他怕两位师父一听，又不收他做徒弟了，故此怎敢再说出来呢？

他哪又会知道他父亲铁臂金轮柳长春，早年在皇城禁宫内，任一等锦衣卫士，生平作恶多端，杀人无数，并曾参加清初轰动一时的火烧少林寺之举。

那时现在的嵩山掌门方丈慈云老和尚还在少林寺罗汉堂供职，而且在打斗中还被柳长春打了一双“子午追魂针”。

老和尚死去活来总算逃出寺外，若非遇到妙手圣医百禽老人及时喂人千年雪莲子，老和尚恐怕早已身死在荒野中了。



因为这“子午追魂针”绝毒无比，人中后“子不过午”，“午不过子”，除了千年灵草异药，此外别无他法可解，所以“子午追魂针”，被武林列入禁用的五种绝毒暗器之一。

因此柳梦龙在嵩山少林寺时，慈云方丈虽有收他做关门，徒弟之意，但后来一听他的身世，此想只好作罢。虽然柳梦龙在冰雪中跪求三日，也无法被列入门墙，可是慈云方丈哪里会料到，柳梦龙在失望愤怒一气之下离开少林寺，十年后学成下山，首先就到嵩山闹出夜闯少林寺，掌伤监院一老，报他那十年前一口怨气。

若非巧遇妙手圣医百禽老人作证，得知前因后果，才算未再重演火烧少林寺之举了，不过少林寺则因祸得福。

后来海内外魔头连手逐鹿中原时，少林寺首当其冲，要不是柳梦龙在关外得知，万里来援，星月救二老，左剑右扇，大显神威，恐怕少林寺早已不复存在了。

且说这时清虚散人早已站起来问道：“孩子，练武是件很苦的事情，你受得了吗？”

龙儿答：“受得了，我什么苦都不怕。”语气甚为坚定，刚毅。

散人只道龙儿从小无父无母，流浪江湖，自然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，不由的赞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他哪又知道，龙儿心里全然不是那么回事，孩子只想到“只要我练成武功，报那杀父毁家的血海深仇，别说吃苦，就是一死我也不怕。”

老和尚双手合什喊道：“阿弥陀佛，民以食为天，牛鼻子，咱们空着肚子斗了二天一夜，现在可得到你那峰上尽个地主之谊。”

说完只听肚子里一阵子的咕隆作响，老和尚以手揉着肚子道：“孽债！别吵，别吵。”满脸可笑姿态。

散人也忍俊不住笑道：“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身入空门，该四大皆空才是，何以如此贪食，小心被打入十八层地狱。”

也不等和尚回答，迳自抱着龙儿施展独门轻功“追风逐电”绝技，龙儿只觉脚不着地，两耳呼呼生风，景物倒移，再回头一看，老和尚快如流星，寸步不离的紧跟在后面。

一路上，疾行如飞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翻过两座山峰，龙儿但觉

第二章 学艺下山

眼睛一亮，面前景物为之一新，早已来到“通天峰”上。

打量四周，白云绕脚，明月当空，奇花异草，被月光铺满更衬得景致如画，夜风拂在身上，令人感到无比舒适。

这时散人已带龙儿穿过一片三五交错的松竹小林，面前呈现一座洞府，洞府宽约五丈，沿壁和顶端皆为白石砌成，有一颗蛇胆大小的明珠嵌在上面，发出朗朗的光芒，进门处耸立着一个高大的古铜香炉，床榻、桌椅也全是用白石砌成，分布在洞内之间，全洞共分三间，书房和卧室各一。

晚上二老开怀畅饮，谈论的都是一些武林上轶事，龙儿也听得津津有味，在不知不觉时已睡着了。

翌晨醒来，已是日上竿头，二老正在在前室打坐调息，龙儿不敢惊动，慢步走到室外，只见三面都是千丈断崖峭壁，人兽难行，只有昨日来时的松林处能通达峰上。

龙儿漫步走进那片松林，他岂知这松林是散人耗费半生心血所研究出来的“太乙玄门阵”，和诸葛武侯的八阵图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其中变幻无穷，龙儿一入林内忽觉眼前昏暗不堪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寸步难行，想要退出，可是左行右转，说什么也走不出来，如此行走片刻，还是无法可施，索性坐在地上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觉一双手拉着自己东奔西跑，左弯右拐的向前走着，龙儿尚以为是师父，所以也不反抗。

谁知步出松林，光明重现，只见眼前站着的哪里是师父，分明是只人形巨猿，全身除了胸前一束白毛外，都长满金黄色尺余长毛，金毛被阳光一照，再让山风一吹，好像万条金蛇飞舞游走，甚是好看。

龙儿聪明胆大，当下也不逃跑，他知道不但逃不掉，到那时说不定还会被它戏弄个够，看它把自己带出林外，似乎没有恶意，倘若它有不利自己的举动，师父就在附近，决不会叫它趁心如意。

如此互相对视一会，龙儿已渐感不耐，眼珠一转，已经是计在心头，把头向左一偏，小手一指喊道：“师父！”

金毛巨猿一闻言连忙身体左转，向前望去，左面空荡荡的哪有什么东西？知道中计，不由大怒。

这时，龙儿早已跑出数丈远，只闻身后怒吼怪啸连连，龙儿

抬头一看，见石室还在十数丈外，不禁心中念道：“苦也。”

虽然如此，可是龙儿天生智慧超人一等，假装跌倒，顺手抓了把砂土，爬起来又向前奔去，这只不过转眼的时间，但那百年修行的灵猿脚下如飞，刹那间已奔到身后，龙儿反手一扬，灵猿不虑有他，砂土入眼，怒吼声更是轰轰震耳。

就在龙儿刚要步入室内，一双怪爪已临头际，眼看龙儿即将一命呜呼，忽然一声怒喝，尊住老和尚，伸出右手的食中两指，隔空向金毛猿遥遥一点。

当时龙儿奔跑的身形收势不住，已撞进道士师父的怀里，散人向龙儿身后的灵猿喝道：“小金，看你修行百年，火气仍是未除，刚才若不是死和尚出手快，龙儿这条小命岂不是白白的断送了？今天若再不修理修理你这畜牲，说不定往后还有多少无辜死在你的手里呢！”说完步下云床向灵猿走去。

试想，他自己火气若除掉了，又何以会数十年跟老和尚相斗个不停呢？难怪老和尚听完也哈哈笑了起来。

龙儿回过头来向洞口一看，只见金毛灵猿刚才的威风不知到哪去了，它原式不变，呆若木鸡，两手高举过头，样子甚为难看，好笑。

可是两眼泪汪汪的，充满乞求、委屈之色。

龙儿一想，忙走到道士师父跟前跪下求道：“师叔，这不怪它，都是弟子不好，激引它发怒，弟子愿受责罚。”

道士哪有要修理灵猿之意？只不过装腔作势，吓唬它罢了。

刚才龙儿和灵猿那追跑一幕，早已映入了道士眼内，只不过他心中已经另有打算，故不加阻止。

因为道士感到自己内伤过重，没有多久好活，老和尚不用多久也跟自己差不了好多，若两人撒手一死，龙儿八、九岁大小的小孩，若没有个陪伴和照顾总是放心不下。

金毛猿虽说是自己看门之兽，但十年来朝夕相处，它的脾气性格，自己早已了然，若不施以恩惠是无法使它心悦诚服的，现在自己借题发挥，龙儿求情，小金以后必当对龙儿感恩图报。散人可真用心良苦了。

散人再一想到刚才龙儿的机警、聪明、大胆、镇静，不由心中高兴异常，不过嘴里还是冷哼一声道：“龙儿，这原本不怪你的，

第二章 学艺下山

既然你敢替它求情顶罪，说不得师父也只有处罚你了。”

然后抢手在金毛猿背后一拍道：“把我拂尘拿来。”

灵猿口虽不能言，但它百年修行，早已通灵，不由得对龙儿点头，脸上充满感谢之色，但脚下可迟迟不动。

散人怒喝：“畜牲，你听到没有，快把拂尘拿来。”

灵猿看散人发怒，这次可不敢违抗，满脸不愿意的样子，慢慢走到壁角把和剑挂在一起的拂尘拿到老道手里。

老道拂尘一扬，轻扫龙儿。

老和尚闭目，不问不理，在那里装呆作傻着。

这样打了没几下，龙儿只感到全身如中铁杵般的疼，而且体内有如万蛇游走一般痛痒万分，再也忍不住呻吟起来。

再说那只灵猿起初还看着，后来看到龙儿痛苦的形状，赶紧转身双手遮脸不敢再看了，最后索性跑到洞外。

这时散人的手已慢了下来，全脸汗水直下，脸色也变灰白，大概是内腑受伤，后劲不足，拂尘打下来的力道也不像先前的力量。

老和尚一见之下，急忙从云床站起，跑到散人的身后，把手抵住散人“命门穴”，施出绝学“借物传力”。

这“借物传力”本是从内功最难练的“借物伤人”绝技内悟化出来的，可借一花一草传入雷霆万钧之力。

老和尚适才眼见散人无法再支持，恐怕前功尽弃，顾不得散人的高傲和自己惨重的内伤，把本身内劲传入散人体内。

龙儿觉得现在拂尘打下之力一变，更是加倍厉害，不由喉头发甜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人也跟着晕死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但觉一双其大无比的毛手，在自己脸上抚来摸去，睁眼一看，原来自己正仰身卧在两位师父早晨打坐的云床上，那只灵猿小金站在床头边，看他醒来，满脸欢愉，怪叫了几声跑了出去。

一会儿，道士师父走了进来，龙儿一看吓了一跳，只觉得师父整个的变了，脚步踉跄，面色灰白，两眼黯然无神，像是大病初愈一样。

龙儿急忙想起身拜见，这时龙儿才感到四肢百骸难言的舒畅，但全身却柔软无力，没法起身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，散人已摇

手按着他的身体，惊喜交集地道：“孩子，你不要妄动，真想不到你竟能三日就醒来了。”

龙儿只觉方才不过睡了一觉，何以一觉竟会睡了三周之久，诚惶诚恐地道：“什么？三日！师父，弟子如此贪睡，真是罪该万死。”

散人哈哈笑道：“何罪之有，才三天你就嫌多，换了别人至少也要睡个五、六天呢！”又道：“龙儿，你可感到冷吗？”

龙儿答道：“弟子除感舒服无力外，体内如火，并没有丝毫冷意。”

散人点头道：“这就是了！前日我打你是为了合你和尚师父与我两人之力，把你全身奇经八脉打通，以后练武时体内就没有任何阻碍，而且进展之速，能做到事半功倍之效，所可惜的是功亏一篑，因为我们两个的内伤过重，无法帮你打通任，督二穴，不然你将来更是无可限量，唉！”

脸上露出失望之色，不过一下子就消失了，然后笑道：“哈哈！就是这样恐怕你将来也鲜有敌手了。”

像是已经看到他徒弟扬名武林一样的得意。

这时和尚师父走了过来，和道士师父一样，无精无神的，龙儿心中不知该如何的感谢两位师父，为了造就他练成绝世武功，他们竟不顾自己内伤来培养他。

和尚师父向龙儿点点头，从包裹里拿出一个玉瓶，倒出九粒鲜红丹丸，放在床上道：“这些是‘固元丹’，现时你不适合吃东西，以后三日，就以此丹为食吧！”

这“固元丹”是老和尚采集天下名山百种奇药灵草，经三百六十五周天炼制而成，凡人吃一粒，可延年益寿，清心补血。

练武人吃了更是不凡，不但凝固髓气，更能增加内力火候，道士、和尚前时所说尚能在他们内伤惨重之下可活两年。想来必是借重这个丹丸药物了。

和尚师父又教他调息静坐练气凝神之法。

然后散人才道：“你以后就在这床上练习内功吧，你不要看不起这个床，这床对你练内功有莫大好处，能助你凝神固元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，这本是你和尚师父送给我的，早年他在关外长白山采集千年寒冰炼制而成，普通人碰到有针刺的寒冷，你此

时经脉已通，不感到寒冷，不然你不冷得跳起来才怪呢！”

说完喘了几口气道：“再者，十年前我因苦于每年还要从‘云南怒山摩云峰’奔到此处和你和尚师父聚会比武，以后就定居在这里了，这金毛猿是百年难遇的异兽，是我初到这‘通天峰’时收服的，除了胸前长有白毛处外，全身刀剑难人，而且力大无穷，身轻更是如燕，对你将来会有很大的帮助，你以后要善待它才好。”

金毛猿闻散人夸赞它，直喜的张着大嘴合拢不起来，未等散人招呼它，自觉人样的向床上的龙儿伸手怪叫。

这时，龙儿渐感饥饿，顺手拿起一粒“固元丹”，但觉灵丹初入口时，一缕清香沁人肺腑，变玉液流下咽喉。

龙儿只觉一股热流好似奔涛澎湃畅行四肢，直透丹田，知道运功调息更为有益，于是让药力循循运行全身，过十二重楼后返回丹田。

这样过了一个时辰，气通百穴，周身舒畅，神清气朗。时光如矢，转瞬三日已过，龙儿每日以三颗灵丹为食，无异是替自己洗筋练骨，三日来两位师父始终不见再来，想来大概也是在调神疗养内伤。

这日龙儿运功完毕，微按床沿，快如飞鸿，身体已到门口，知道是这几日来的进展所致，不由心中益加感谢两位师父的恩情。

龙儿步人丹房，道士脸色已稍为好转，不像先前那么灰黯，正在那伏案沉思，听他进来转身抬头道：“龙儿，你大功初告完成，从明日起进入另一阶段，今日你先到外面活动活动筋骨，你和尚师父方才起程关外要把杂事交待一下再回来传授你武功，明日开始以后的几个月内就跟我学掌剑。”

说完，又伏案沉思。

龙儿听罢，高兴万分，连忙应诺，这日龙儿就在洞外和金毛猿互相追逐，现在的龙儿已不是来时的昔日阿蒙，所谓士隔三日刮目相看，他轻轻一跳即有了一丈二、三，举手投足已可碎石，可见道士与和尚的一番功夫没有白费。

翌晨，龙儿来到洞外，道士师父早在那里对日禅坐调息运动，不过两臂平伸，两手十指配合着呼吸一张一合的不停。

龙儿不敢惊动，站在师父身后，如是约过一个时辰，道士才起身。